

書

韓子

文十二卷

三山韓錫晉之

爲王有巢費文費畫文

王有巢奇士也眼中不見世上有人故所如
不合至不能自糊其口其及人曾弗入韓晉
之私爲謀之韓子曰有巢之腹可費而食也
曾子曰有巢之手可費而食也韓子曰費腹
售也腹費于手曾子曰費手售也有巢腹中

多怪人不能盡見手則無不見也韓子無言
難曾子則曰子言誠辯雖然各爲王子僧之
售多者說伸耳定吾二人之識于世人之眼
因奪世人之眼望有巢之腹何如何如曾子
曰其可

韓子晉之爲王有巢定文直

目不載

韓子曰言世間文較之一字皆直千金爲救
飢故減價

曾子弗人爲王有巢定畫直

目不載

曾子曰言王子文較之一幅不直一錢爲救
飢故增價

畚林阿皞小啟

命作其先君傳

錫也伏在諸生散言載筆炎外史氏之職實
在闡幽而先賢者之踪固應傳後獨恨才短
識劣無言罄序子之心欲弗屬事比詞庶幾
盡鄙人之慮秋矣且盡乃得懷鉛冬日爲期

或能報命所頒行寶受而珍藏

寫心經于大士像偈

王有巢爲曾弗人作大士像榕庵居士
韓錫爲寫心經于上寫已作偈

三寸枯豪一張白紙王子飛煙遂成大士韓
子祇觀合手作禮因寫心經連其爪指有一
秀才生大悲悔焚香脩額再拜而跪皆伏于
地坐結樹耳韓子從旁大笑不已問韓子言

子今何喜畲言自知不能舉伯大士俞之其
聲尚在手坐楊枝灑我口水心身各安忘言
相視一刹裊間成三佛子

畫耕代約敘

明六李子爲孟和商子作畫耕代約韓子笑
謂李子子之爲孟和謀者未盡也吾不嘗與
子耦耕于文事之圃邪今幾季矣所獲若何
也即孟和不嘗持其錢縛與予若子耦爲十

千叱牛相應耶天奪其秋大與予若子等所
所獲若何也然吾今就孟和而觀其稼覆種
未幾而其穎而粟者已覺其異于莠豈世人
之眼獨明于畫而暗于文耶抑畫所圖者山
水而文所圖者衢彼開目即見山水而于衢
不能即見耶雖然畫大有衢焉煙雲變滅蒼
翠近遠可息而不可言其于衢猶近而可曰
易售者衢隱而境見也孟和其善秘其半不
然今載日者知山水之中別有物焉不可曰
心造而可曰筆悟者彼必且弃之而徒如孟
和管者文事之耕矣孟和曰爲不然請取管
者所獲與今者權之必能用于之言曰佐明
六之爲孟和謀者之所未及也

富王慈懷

久聞翁丈爲禪家龍象欲一接談而俗緣相
牽心念從惚日復一日接續不了曰如許心

而談禪悅真所謂欺己之言也丈夫出世而
不聞衢過也不聞衢矣而復浮慕其事曰欺
世取名梟浮于不聞衢是曰究心禪理如翁
丈者夫不敢輕拜下風也教及知翁丈已弃
人間事爲釋子相甚善何者居士頭上多却
數莖短髮外內親交徧譏易及不如除去乃
得并心一路耳幸與林師極力肯邁求進步
于百尺竿頭使錫俗緣稍盡皆得大導師左
耳林師不復另札統此致意

與多人論文

尊作所得者韶令也雋爽也清芬也所不盡
得者雄邁也警策也精斲也所得者多出天
資所不盡得者半繇學力所謂學力者非多
讀書之謂也古之善學問者大約靜坐之功
居多靜坐之法初勉旣習習之旣久有機焉

從靜中而出寫靜中所得者于文章夫而後
雄邁也警策也精斲也不期其至而自至也
此之謂學力而天資不與焉夫善相馬者身
非能御也善相劍者身非能刺也善相文者
身非能作也僕不能文而能相文故論尊文
所得與所不盡得者曰爲高明他山之石
害應世則此過奇也平之害傳世則此猶平
也奇之此外有奇焉者乎無奇之謂也裹玉
焉此之謂奇也

處士林學峯公小傳

世之所謂讀書者我知之矣手帖括曰呻目
上下眇得其艷語畫手誌之有司徵試奔逐
汗漫面擠肩曰立題者未畢筆起筆落憶所
誌十不得五竊貴富去高車大馬坐堂皇問
儲幾何矣總于寶貨累累曰歸美田宅侍妾

曳稿繡方丈畢食于舟噬弗旨狄狄談忠臣
序子利害嘗錙銖色變席名相覆而已矣無
他學無其本故也吾及阿皐林子奮髯罵之
擲帖括文使去曰林生志豈在一第者韓子
覺其氣色有異與之談古之忠臣序子林子
髯稍稍下起于席委往還而曰有是哉韓子
既益暱則微言于林子察子之志何其甚不
侶今世士也夫子固繇括帖進而學見其大

如此自安放林子泣曰先序之教也先序學
峯公少孤不克既帖括事然性喜哦誦尤致
意于忠序之篇而即召之自覆先大父即世
序十四季耳歔泣將事易且毀事先大母如
大父也事庶大母如先大母也忌日追慕如
初喪稱諱如見讓腴產召予叔氏而任其勞
而勗召日月之征邁叔氏之學而有成序力
也堂叔孤而姻黎園召客序正色賈之避弗

與焉訓嘏兄弟無弗于忠孝之事反覆詳勉
歟之曰猶手四書授嘏嘏其設墜先孝之功
而曰括帖自將也阿皞之言如此韓子曰然
哉人生于習習服于幼師受半焉又兄半焉
父兄多耳揉于來成故力易也阿皞之庭訓
如是宜其擲括帖罵之而色愉于忠孝之言
也與阿皞行出而用世吾知其不分志于車
馬寶貨田宅姬妾其于古忠臣孝子必能口
衡之而身儀之不至席名相覆如今世士也
何曰知之曰徵諸其庭訓矣阿皞曰予爲知
害請予傳之遂書所聞爲小傳其生卒年月
具四山先生傳中不備載

點詩歸贊

作者之志選者之意和會空靈非一非二有
一迂濶居閒無事加點于句孳孳不寘呵此
迂濶昧厥所自作者選者都無實義勿涉息

惟勿涉擬議安坐靜觀滿紙真氣

跋宋元 國初畫冊

古無字心所欲而不能自喻畫其形已通之
後聖有作取古畫而命之曰象形繇象形而
指之曰指事繇指事而聲之曰形聲繇形聲
而會其意曰會意意不盡通轉已注之曰
轉注注所不盡假借已足之曰假借而六書
備矣故字之音孽也孽而無窮者也故畫為

字祖予初好字及畫周漢晉唐代遠不傳
而宋元為近流傳人間徃迷有之予續收焉
並 國初得如千幅翰夕屢玩或疑韓子靜
者閉戶幽居而字學每進何所自而能然韓
子曰予有得于畫已悟字所從生也夫字之
言孽也

畫通家

今郎君季少高才有不可一世之意而必使

之屈首就繩不可且大不必故處令郎君之
灑在順其性而漸揉之故不妨極其才之所
至才窮而性見自然知學問之難既知學問
之難然後勸之靜坐靜坐則心自細心細則
氣自柔其革而之撝謙也有不自知所召然
而然者已答有禪師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勤
脩數季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及既得手
見山仍是山見水仍是水矣令郎君之學方
在不是山不是水之省求進步于百尺竿頭
只是還他山水本色則才爲真才出而應世
無所往而不利矣蓋才高者最易陶鑄只不
用才僂可矣然才不能使之不用在使自知
其不必用故必當極其所至勿輕裁而抑之
召鍛其一往之氣也

於孟采玉磬銘

孟采得玉磬縮六寸橫二寸好于上受

繩舊物也鑄其陽曰玉振虛其陰孟采
曰韓子銘之

古玉而聲自謂能止曰右吾及林子孟采

畚曾長脩

中子之役刑其足危曰獨居讀售文次至兄
文見其真語設意不復猶人知爲海內畸人
取錄覆之則莆陽曾子也心竊向往而曰山
川脩阻弗能一拜下風然弟之愚意曰爲文

夫溼子讀書論世千古曰上寤寐對之矧生
同一世分郡而居者哉是曰閉戶山居祇讀
古典燿雲變矣出洞幽聞此中有曾子焉嗟
與共歛曰神相接而已讀手教知曾子次曾
于此國土與韓生把臂也然則翰夕相對者
其交誠淺而莫深于我兩人耳至于文章之
事第未遑及何者身爲諸生意鬪應世視主
司所尚採其肺腸赴焉處此而談文事皆冗

文所謂欺己之害也。兄文確守所見，縱橫出之，真具挽世之識，而又能堅挽世之力者。海內諸子有其力而無其識，是曰挽之而愈甚。兄文不得不出而肩其事也。若弟則沾沾自守，手一編，曰：「哦，取古今文之與質近者，調其息而與之出入，曰：『聽其變于主司而已矣。』」古德所謂自了漢子弟，真其人也。兄文何日到三山過，歟。烏之麓，問有士焉，經季幽居，不與外人接者，則韓生也。當與兄文靜對，竟日，曰：「各觀其學力所至，何如何如何。」

江行伯書義叙

文章之衡有所必至之境，而有所必不至之境。靈竒與博古，逸澹遠所必至之境也。而有所立于文字之外，令人可息而不可言，欲指之曰靈竒與博古，逸澹遠而各有所不肖，此則所必不至之境也。所必至者，好古之士，往

往至焉彼其澤于經術湛于子史手起手落
古理榦之作者之所可期也而相者之所可
指也至于所必不至之境好古之士每求所
召至之而即之愈遠問學之力至此俱窮心
悟之而踈違之作者之所不可期也而相者
之所不可指也莆陽行伯江子致所爲文于
韓子曰韓子好古者爲予相厥所至韓子曰
可相也所必至者不可相也所必不至者吾

讀江子之文始而怖旣而喜其怖者靈竒也
奧博也古逸澹遠也所謂可相者也其喜者
非靈竒也奧博也古逸澹遠也吾欲有所指
召復江子而不可得也所謂不可相者也而
江子之文能使予欲有所指召復也意予所
謂必不至而不可期者江子期而至之與江
子業至之必能言之其指召報予使予得介
江子而至所必不至之境召進乎文章之衢

是所望于江子而日日自頷者也

復江行伯

弟于文事性好之而氣弱不能相付讀古管
遺文心動于內執筆擬之如走農藝疇隨其
紆直叱牛聲厲爲兄丈所知而投佳文于我
讀之反覆使弟好古之心戚戚復動弟近已
泥古之故閱世頗違方期從業而兄丈復誓
我而堅我之初志自今已始願悉案敝賦從
兄丈後觀變于中原兄丈之造我者至矣承
命于佳文加墨焉敍于管已請教也方盛使
致書于弟次日即行弟拙者無已相報遲頓
之臯恃兄丈諒之而已

與林小楚

丁卯八月二十三日三山及弟韓錫頓管頓
管致書于小楚長兄足下自甲子秋抄得遊
迨長兄遊如兄弟倉卒別去無日不怠歲丁

卯矣秋色淡矣岿復升士矯首南望吾小楚
且車驅而來問泉語者得非膺况寓意小楚
在焉入門覓小楚不得非膺况乃云今方定
恤也詢其期已在周季呂後通家子禮應奉
奠而皆已久敬爲唔詩一章書之扇頭稍申
鄙意而已區區之心想能諒之日月遙邁庚
午升士期轉眼耳小楚天下士當出其文呂
易一世誠大丈夫事也率勉旃自恚

書石鼓文後

予性好篆刻知有石鼓文者出周皆人手欲
一見之而不可得丁卯仲秋偕明六李子過
董夫子異卿林乎嗣至夫子出所藏圖書共
觀焉次至石鼓文乎厭觀之如逢故人反覆
不寘夫子所藏無別本獨石鼓文有之林子
李子避席請曰韓子精篆刻留心古文先生
所藏獨石鼓文有別本若爲韓子儲者先生

豈有意哉夫子曰愈遂分其一見與予得之
如獲拱璧張之壁上坐臥對之不能頃刻舍
去懼其久而雨也因手褻之縮小令可藏懷
袖欲古人心畫皆皆在心眼間也

畚周章甫

弟學問不得力初不關主司事也癸丈夫溘
予既舍身在舉業一途自不肖已一折而挫
讀書索義盡其在我至于得失聽之而已吾

郡文運中褻兄此去當奪取會場第一乃可
爲吾郡一吐氣也弟方營爲一詩送兄而苦
索不得命及不得不州率已應甚不成章也
董師于弟恩義兼盡當竭無方之事敬聞命
矣

酒箴

何者丈夫樂酒逮亂短後禿頭承杯聶腕延
頸醜之致實無筭號如盤跚睨矚恣謾偃臥

道周泥塗沒肝醒眼俯觀委首歎惋設我爲
人反目已看而曰不可沮惡媿汗令婦具酒
祝神自斷

古鑑銘

鑑能及身不能及心吾欲舍之已鑑古人

又

不知何故滿腹不平鑑予腸胃知所從生

古鑑麤銘

古鑑碧秀神物所據爲予護之毋使逸去

又

鑑在麤中冷然自鳴世無知己聊括予明

端石兔硯銘

有敘

天啓丁卯冬得端石硯一爲兔形蹙縮

其背趺凸其足成圓相砥其腹受墨圻

所砥背端受水製頗不俗予恚之作銘

十六字刻竟已與魏

砥石剋肌取象習坎女近法之而章于闇

隱言

中孟茹一入口出日中足中手缺左缺右二
鳥並飛下集相麗大地杲杲見方生州

崇禎戊辰五月六日

晉之手寫

韓子

文

三山韓錫晉之

刻李賀詩敘

詩騷之所自出也乃詩盛而騷忘則唐士過
也夫唐士之亾騷非意乎亾之也意乎存之
也意乎存而亾之唐士蓋不自知也今試合
四唐詩讀之其肖口中各擬一騷者
乎惟其肖口中各擬一騷而意而合之意

而合之擬騷愈肖去騷愈遠矣夫惟孤情狷性遐寄苦搜而不從騷擬騷者乎不從騷擬騷而其孤情狷性遐寄苦搜適與騷違求諸唐士一人而已則李賀其人也吾嘗取賀詩讀之取騷讀之如切反成韻兩而之焉其合如線然而起賀問焉若擬騷者邪必曰否即就讀賀詩者問焉是擬騷者邪必曰否否則其合者何孤情狷性遐寄苦搜屈子託焉李

子託焉不必徵其肖口中而其合者微矣是故合四唐之士知詩者一人而已則李賀其人也何者爲其能薄夫詩之所自出也

刻壽工記敘

文章之體有能自成一位于千古之間而不欲他有所附呂成名者強爲附之其性情終不相屬必詭呂析之而後已如壽工記之于周禮是已周禮缺冬官河間獻王取壽工記

補之夫考工倍冬官職也而記之文則非周禮之文也曰考工記入周禮如寘嵇阮于鄉飲酒筵中吾知其狄狄燮不能終日也是故必譏析之而偕其手于翕筵楷氏其偕手柰何曰翕氏采冬官于五官之中而出工記曰冬官固不缺也夫采冬官之無當于周禮猶夫補冬官者也周禮知其無當而不得不聽之所曰自默曰成工記之出也蓋周禮體正工記體奇體正者其量大體奇者其智浚智浚必詭曰出量大必默曰成其出夫而後考工記乃得于千古之間而自成一位矣然則讀考工記者何嚮之由夫毋傷其不欲有所附曰成名之意而已矣

手傭疏

予拙者斤斤守先人家法不設分毫有所出入日用不足稱貸繼之而近季曰來百費交

集負券收實者日數輩來咄咄自惟真出無
計欲說經書教授而賦性枯寂不樂群居使
違性而行必致狂悖欲賣詩文酬應而受筆
迂回不能綺語且代人歌泣事類俳優因而
息焉古之賢者不遇于世則自晦于傭梁鴻
賃舂嵇康鍛鐵徐穉磨鏡君公僧牛畢力于
己得錢于人受之者無媿予之者無損予甚
慕之然近世曰文取士不能舍文事曰傭故
予于誦讀之暇或選古人詩文或寫古人文
集或篆隸冊卷或刻刻玉石有所成則費之
計直受傭不設多取買者看此牌左小木牌
上有楔目即扣予門付銀于禿頭小廝攬
所費者去咎韓伯休費藥口無二價故予數
之亦不二價焉

畫像自贊

其貌儒其性愚卒歲幽居誦詩讀書咄何不

舍却文字之迹曰歸于爾之初

戒

錫于詩文篆刻書義之暇偶一及之初不能
工也欲曰頽學成乃應酬當世而親及嗜痴
者輒曰見命性不善辭強顏應之然亦不能
違心曰相媚是曰遂有戒也所不作者五所
不書者九所不刻者六

所不作

送在任官長詩文 賀壽及翰觀封贈一切
稱賀詩文 代作啟婚書祭文及一切文
代作一切對聯 募緣疏頭

所不書

送在任官長冊葉手卷題頭 代人寫所作
詩文 墓誌銘篆額 墓碑墓牌等字 綸
音題頭 鄉先生廳事牌板聯板 玉音
神廟牌板聯板 書簽

所不刻

遊在任官長印章 鄉先生印章 金玉銅

銀水晶瑪瑙等印章 五字曰上印章 連

兩連三印章 葫蘆香鑪等式印章

嘗有過東隣而戲其施者其施掩面避之夫
理宜避則避不自知其不必避也錫之戒有
侶于此故附曰解嘲

上董夫子

錫雖不善爲文然甚自恚其文雀之惜尾猿
之惜臂方之于錫幾于近之其偶一拈弄不
過誦讀之暇聊曰自怡至于應酬詩文一切
謝絕而在任官長尤所深戒蓋曰身爲諸生
持牘應試之外皆爲出位且士不遇則當靜
默自守豈宜無介而輕肆其筆于當世賢人
也頃承教云曾爲來公撰文錫誠不知何所
從來或者同輩勿多欲求師銜知不可得曰

錫在師青眼故藉此曰希得銜耳秀才之見
崔建可笑如此災次甚可恨也其來者何人
不知可一聞否此小事無用自明恐事有大
于此者次曰此術行之則所損不小耳

讀序工記贊

有敘

予無坐性讀書尤甚手牘趨庭疾則
記速故所讀書不能有所贊誦戊辰病
後守醫戒坐而讀書故讀已輒贊之災

則有志讀書者何可不病乎

古文有字法而序工無之非無字灑也字字
法也古文有句法而序工無之非無句法也
句句法也古文有章法而序工無之非無章
法也章章法也曰視六經何如曰六經如日
序工如火六經如龍序工如馬其不能龍也
日也所曰不可耦六而為七惟其能火也馬
也所曰可彘六而自成其一

讀韓退之集贊

覆相之奧曰搥驟相之質曰拙衡相之奇曰
北縮相之古曰晷暝曰擷粹曰齧怒曰茁門
曰齧人士曰韓子骨苦曰揭辨如髮

讀柳子昂集贊

有若錐矣錐之所刺其達必深膚磔血殷痛
危薄心柳子于文鑱利獨苦茹精籛膚尊言
于古藁曰居之破穎而出與韓並驅如月耦
日日予評之韓擊柳鑿韓如袖椎柳如引錐
寫劉長沙集贊

奇氣鬱攸若不能自伸其筆升如虬蟠潛如
龍螭搏肌曰出刑骨曰入予祗書之有鬼物
焉守手腕曰泣

觀音大士像贊

何者是音即能觀者何者是觀並音皆假本
不容說如何可寫舍像靜觀滿苒般若

公祭外母李孺人文

唯我岳母淑慎惠慈克勤克儉無非無儀歸
我岳翁爰賦江記自牧曰宰載貽福履嫡再
無襮而母最賢攝內子室踰三十季外內肅
焚翁無內顧姑甚空之是真我婦而母遜謝
不肖自居勞而辭庸守志不移天衢福謙乃
生男子嗣林大宗賢而天歿遂子天開呱呱
曰泣鞠焉育焉加于己出當入大學爲延石

師視志遜及讀書誦詩青青子衿爰遊泮水
聲稱焮焮爲省名士立孤甚難而得克肖岳
翁之託可曰下報是曰示疾候息曰續未及
浹旬奄然長往當翁即世諱諱顧囁謂天開
害報毋重服天開序者請命學官宅恤血泣
纛纛紫冠嗚呼岳母可曰歿矣人孰無歿歿
而猶在毋衛妻衛啟後承持位居其半事肩
其全令孫臯訐一日千里所曰福毋方來未

已復能孝志袒跣鬪難斯扱衽交手曰哭
其等于毋分在于壻醴醖脩齋拜奠靈次

榕庵頌

烏舛之陰有古榕樹突蹇兀矚森森欲什坐
羅淡凝白日如雨怪石護之氣候淡古叶韓
予晉之性好幽居叶就樹石間誅茅曰處曰
咏曰歌曰翰曰莫安坐寂然不起慮

贈林退庵敘

吉

退庵林子古君子也結髮為舉業不守章句
而曰古為師一語不佞王錢諸名家棄不取
曰故數蹶于學使者而孳孳焉學之不厭焚
貧甚旁通醫曰自給問其所曰為醫者則猶
乎其為舉業者也于靈樞策問坐曰讀瞑曰
息積數十季其為醫曰切脈為主而藥物護
之當其切脈也伏體閉目氣色如土候之若
無息焉者已而得其受病之所從來則油焚

而喜而守之不變故病寒或熱之焉病熱或
寒之焉初佻迂久之而病脫然愈矣人不既
其久而既其初族醫呦呦憶一二成方攫金
錢纍纍已去而林子食貧如故也蓋世人已
耳相視已聲相覆使有心者不得自究其所
學不獨舉業爲然矣予與林子爲忘季交顧
獨喜與予語嘗嘗過予今季嘗夏間予內子
病林子診焉曰藥之藥之而愈已而予病林

子診焉曰勿藥勿藥而愈夫林子之爲醫精
至于此而不能與族醫爭一日之譽蓋世人
已耳相視已聲相覆使有心者不得自究其
所學不獨舉業爲然矣乃予嘗靜察林子見
其淵然退然有不屑一世而求知已于一二
人之意予因笑謂林子子之爲醫何其甚佻
也之爲舉業也雖然已古循售世者賢乎有
已自守夫自守則可已不問世或得之或不

得聽乎世願子勿失其所召爲林子者而已
義林子躍笑曰韓子蓋知我

與李壽義

讀遺集如坐尊大人于上而侍其傍而聆其
教誨文心聲也古人始非虛語生平傾慕得
從身後接其容聲兄之賜也敬再拜召謝

大士像贊

戊辰大士生日王子過予山庵予拂古榕下

石子坐王子南向予北向對之于斯皆也皆
盡夏來樹葉淡碧蘿坐及首微風蕩之榕子
方飄落石上作聲予若有眉謂王子言子今
聞不王子曰予蓋見之予曰聞也見乎王子
曰聲與見俱故曰見予曰不然召耳觀者淡
于目王子不畚皆石林上有筆墨王子倚林
作大士像乘捲毛獅子手青蓮瓔上寘貝葉
經大士頰皆觀之召示予曰耳乎目乎予大

不啻誦贊文三百二十字。告示王子曰：目乎
書乎其詞曰：世人不知聲聲來。目目受目聲。兩相遇空際。
相掣久。目精從內出。聲遯目精後。尋聲即非
聲。瞪目無所取。一士顧笑之。聲去徒張口。此
聲和彼聲。彼此不相狃。適有跋陀龍承聲聽
。目手二聲。豪不筌一滅。一當壽擊聲。奉大士
。此聲何從起。聲音滿世界。復于何處止。震聲

喝陀龍二義俱不是。大士聽聲。皆不過左。其
耳響入耳。圓通聲氣如流水。水中生青蓮。瓠
葉乃芳美。上有貝葉經。顧之成歡喜。側耳聽
經文。宣告示王子。王子承佛力。其聽益。目筆
拂紙承聲音。聲與紙爲一。乘聲入流。亾動靜
一皆畢。歛氣與聲會。無復出入息。寂滅遂現
。青大士從紙出。調伏捲毛獅。屈伸寘雙。斜手
。靚青蓮。瓠如見歡喜。色中有海潮音。欲聽不

可得韓子從窻視聲從紙上至頰耳向紙尋
聲向樹間墜日聽入聲音聲與聽爲二二黜
一夫忘清淨絕慮議榕陰夏方深蘿坐下拂
地晏坐寂無言微笑靜相視榕子席苒落擊
石聲在外此中有大士與子同禮拜

刻湯若士書義紱

今世之言竒者動曰湯若士遂至日中嚙語
喃喃然不辨其所說何等其甚者如兩軍混

戰刀兵之聲戛戛求其隙法無有也而動曰
湯若士予趨皆求新者取所傳行卷讀之隨
衆張口隨衆合口見其體貌或有所侶夫從
而指之曰湯若士未暇辨其果爲湯若士否
也中子剛予左趾丁卯剛予右趾予不知痛
猶熒隨衆曰湯若士湯若士歲在戊辰長夏
無事閉關烏石山房深坐古榕樹下因取管
季所習湯若士伏而讀之曰是豈湯若士急

反冊觀之則題曰湯若士也乃伏而再讀之
曰將毋是湯若士讀之數四曰是信湯若士
讀之不已至于反覆乃曰是真湯若士也賡
取葑所隨衆指爲湯若士者讀之非湯若士
矣夫曰予之習湯若士也爲衆所眩幾失其
真乃知目有所變者心有所易予今而後乃
得與管季所習之湯若士相覲于楮墨之間
使予不一再見剛將終身不復知湯若士矣
是故揭曰號于人曰是真湯若士也今世之
所指爲湯若士者非湯若士也

壽黃太母林孺人敘

予與黃子爰善得因黃子謁其尊人見其家
庭之間有師爰之色予異之謂黃子言古人
有宮閨門之內肅若翰廷今見子之侍子之
尊人也而後乃信古人之言也黃子曰然吾
大人之侍吾太母也猶吾之侍吾大人者也

吾大母之侍吾大父也猶吾大人之侍吾大
母者也蓋吾大父尚瀚公孝多好義即身為
諸生而手所散常數千金自族屬已逮朋及
即有急皆曰大父為歸夫義事人人所勉而
毋若室人偏譴何而吾大母則兢兢勤儉銖
錙積以佐吾大父惟所施與而已矣大父早
世諸父諸姑若家大人婚嫁事皆大母終之
即先伯父鼎寧公竟曰孝多奉吾大父遺訓

也皆吾大母相勗曰有成也黃子之言如此
會其大母八十四季初度予從黃子後登堂
拜焉見其黃髮番番撫黃子若其尊人于鄰
下若嚴君然予于是而歎黃子之善言其大
母也雖焚古人已先黃子言矣于嘗親及上
壽或為之圖焉或為之詩歌焉黃子舉巖屬
曰韓子善文其為吾言所曰壽吾大母者
予拜手復曰子之言備矣吾即善言無曰加

于子即善爲子言大無曰加于子之自言然
因于之言而有所進也自而大又越而伯又
世篤壽及曰貽而尊人曰及之子也子其龜
勉循焉曰勿墜而祖又家風理盡而數僕而
大毋之壽蓋未有艾也斯言也今世士所指
曰爲迂而遠于事情者也予明知其迂而復
曰効之子子其曰予言爲然乎哉雖然惟子
也而後可曰是壽其大毋惟予之爲子及也
而後可爲子曰是言壽子之大毋子其曰予
言爲然乎哉請持曰獻之子之尊人因曰爲
子之大毋壽

試艸自敘

韓子爲文有苦索竟日不得一字者有振筆
頃刻成數千言者爲敏爲鈍各就所見曰名
韓子韓子並謝之蓋韓子之爲文也收心于
頂際而調氣赴之心與氣合心帥而氣從之

氣帥而筆從之斯敏而已矣心與氣不合心帥而氣不從氣帥而筆不從斯鈍而已矣夫心無弗帥也韓子可曰自必者也氣則有從不從也韓子不可曰自必者也心帥而氣無弗從者惟試士場中爲然夫試士場中整懔嚴靜其靜也懔也可曰定心其懔也嚴也可曰定氣心氣相依手筆曰俟題旨初下群士問奮聲如雷心氣乘之筆下不得止如濤奔

如馬逸一作二作曰至六作七作隨有司所命而振筆赴之成曰自矜則無不自喜也故榜未出人士逐逐若不能終日而韓子不問榜旣出或得或失人士因之憂喜而韓子不問不問也者惡夫喜之無從也蓋文章之衡一出入與神相謀已不能自知而必求人知過矣然自是夫遂有知韓子者矣其知韓子者如見韓子之心故徃徃得國士目其不

知韓子者至不能見韓子之筆故徃徃得衆
目夫不國士則衆人浮沉于國士衆人之
間曰定韓子韓子不受也然則國士韓子者
衆人韓子者皆韓子知己也而獨行其受國
士目之文何也人情喜誇韓子猶夫人而已
且曰志私感也或曰韓子試場中之文能如
平日之苦索不得者可曰無徃不得國士目
韓子曰然此所謂不可自必者也予守其可

自必者而已矣

永陽林達軒公墓志銘

予讀書永陽聞其邑中先哲有野泉公者姓
林氏嘉靖丁未倭變率其家人嬰城拒守賊
乘城野泉公偕其長子歿焉夫世之貪君之
標而爲之守土者居恆丹顏墨綬郁都廣術
一旦有急佩其印敝衣帽混民氓中抱頭曰
竄難夷覩面出行金錢權資都殷食昂無恙

而竊明哲之號曰自居而黷有未孺一命而
能觸倭曰如野泉公者乎予裴回城上想
見其爲人已而得交公之諸孫因得悉達軒
公之行達軒公繼野公子而野泉公子之子
也當達軒公嘗承平旣久人或諱言或倭事
公獨慷慨憤發曰不能繩其先志爲恨某墟
候空巖也某門關空警也一一講求而相度
之其言曰設有意外變吾當曰身率先又兄

子弟曰畢先志而已矣予聞公言而心向往
焉謂公必磊落好奇者乃公之猶子念野君
爲予言曰公蓋古君子也生平不爲械事綺
害性峭直面折不容人過人初不堪久而習
無不人人樂就公也好讀書每遇忠孝俠烈
事未嘗不抵几吟絕即歲嘗家謨輒令子姪
問古今事于詩曰爲歡里中少季裘馬翩翩
即遇公無弗逡巡引避也少從繼野公之官

舍讀書鐙下有負金跪者蓋賂公爲請繼野
公直其訟云公叱之去繼野公斤斤守清白
公勤儉佐之布衣蔬食澹如也雖身爲諸生
而輒出奇計爲人排難解紛即邑令有所失
入公輒譎諫出之公益古君子也予曰此吾
所謂磊落好奇者也蓋古今奇男子無不自
戰兢惕厲中來公平生質直如是設遇變知
必奮身捍難不食其疇昔之言無疑也日海

寇猖越所向熾焉莫能曰一矢加遺輒在無
守土臣而輒曰四郊多壘爲辱哉使公聞之
其慷慨憤發何如也續乃祖壽服非公輒任
之惜公歿矣公歿之次年公之仲子仲吉君
將曰是季某月某日葬公于蘇坑之陽造予
廬而請曰日月有眚將葬矣韓子知先君者
納石于隧設乞不朽于韓子夫子于公通家
子行又向往公者其設辭役公諱挺枝字茂

枝蓬軒其別號也其先出莆九牧始遷祖諱
經居永陽之復口其居邑中則始于序爰公
之讓也序爰公諱景明日益陽郡博歸養推
其產曰予第弟而徙居邑邑令表其閭曰序
爰云序爰公生野泉公諱訓觸倭曰歿予所
乘回想見其人者生繼野公諱大畜官順德
任縣尹繼野公五子公其仲也公季七十三
生于嘉靖乙卯季正月二十二日未嘗卒于

天啓丁卯季六月十日未嘗配方氏縣尹均
公孫女先公卒季六十二生于嘉靖戊午季
四月十九日申嘗卒于萬曆己未季四月十
五日子皆子男三弘載邑諸生娶莫氏先公
卒弘惠娶潘氏弘昇邑諸生娶張氏先公卒
女一適長樂邑諸生陳楠孫男三爾允邑諸
士娶王氏爾允邑諸生娶潘氏弘載出爾元
弘昇出孫女三長適張其兼次適柯有增三

尚幼弘昇出曾孫男一志孔曾孫女一爾允
蘇坑之墳公所自營方孺人曰庚申季先
葬而弘載祔壽銘曰

詩曰書質直曰儒義激觸膚奮髯張須歛千
秋圖歸于幽墟肆行匪渝曰爲人士模

刻清白吏子孫五字于玉章而識之

臨清府君生平刻勵貽茲五字厥後錫兢兢
遺訓懼玷越爲府君羞刻諸白玉不忘曰壽

世世萬孫子叶爲人爲民無弗服茲五字自
守也者世世萬孫子而弗服茲五字自守也
者非府君孫子也

復曾明克

昨大得意邪焚宿將登壇知十季梨筭槍定
不落人後耳館事所曰未即決者曰弟身在
局中恐見金而斃頃曰二館商之老師老師
力主弟受道尊館故弟意乃決耳焚額孫老

先生再問及乃可不可自兄啓之蓋此事不
可著一分干求于中且弟安貧已久不在今
日著急也願兄體弟此意

畚李明六

頃往看殺賊在弟眼前下刀見頭落地光景
于分內事見得幾分獨孟采躲過十餘丈地
膽太大耳望子文筆甚酣無俟弟促然兄之
命則不設辭也即當言一字徃餘不盡

寄周章甫

用及捷後能留心聚交者兄一人而已弟一
一盡知所言不謙者言爲此古人待及之常
不敢言今人望兄耳近聞兄欲就選圖進一
直害于兄道遠不得致大約是就選太早耳
然今已無及且兄之嘗地非弟所知言弟之
所能言者而已師不願人扶能行十許步近
日海上澳兵之捷十數季所未有師之庸也

經濟何地不可見其詳細此皆想京中已知故不贅弟病後貧甚嘗稱貸于人之苦欲求可受之財曰少紓日苒適徐魯人道尊至省聞弟迂濶延弟鬪第使其公子子儀從弟遊弟就之曰覓些少束金爲救飢計也弟貧不欲向人言之恐或憐我不妨爲章甫嚮耳所作寫券詩二章病賦一篇錄奉政知我近狀也別所作不能盡寄師每與弟言及兄必

云章甫做人太好此言具兄之美次具兄之病故奉曰爲千里藥石欲與兄言者多紙盡耳

復徐道尊

錫迂拙成性志慕古學而不能窺其原本足數見剛而嚶嚶不已人方曰爲是不入省者爾台臺顧收之爨下加之拂拭而命賢公子從之遊而且教之詔之夕之翰之勤勤懇懇

惟懼錫之或格于省而不得即取大物曰去
以台臺一片苦心錫所刻諸白骨至死不
忘者也乃復知錫家貧腆儀遠及令人感
慙無地然仁者之賜不設却也敬拜受矣
錫命季呂臘月之二十日告歸承命當
呂新季正月之五日進署但家兄遠遊
家中無人錫十許日當得一歸此蓋萬
不獲己者至于出入之間惟慎惟謹蓋
錫自守之嚴能自諒大衆爲

董叔理經義敘

都人所諒無所煩台臺顧慮也海濱瘴癘望
台臺爲世衢自恚餘不能盡

叔理董子韓子執爰也韓子初執筆學爲文
即知有董叔理氏韓子向往之如古人每讀
董子文必自火其文曰董子何人乎于是董
子言詩也已而愛言禮韓子固言禮也三山
言禮數十百家董子從他經來奪其牛耳曰

盟諸子諸子連橫聽焉于是韓子已知學眼
至一世視古人如今人而與董子最暱出其
文召相印可有所得相視而笑不復火之矣
于是韓子頗曰喜謂董子言吾與子且千古
于一第何有雖衡者數削予二人足予二人
相勗如初足痛之不知各取其文把臂共讀
聲滿天地皆而歌皆而泣也而害禮諸子相
次取火物召去獨餘吾二人者白其眼召遊

書